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稔文

謄錄監生臣趙賓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三

詩演義　　詩類

提要

臣等謹案詩演義十五卷明梁寅撰寅字孟敬新喻人元末屢舉不第辟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年以親老辭歸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考定禮樂寅與焉書成賜金幣將授官以老病辭退居石門事跡具明史儒林傳是書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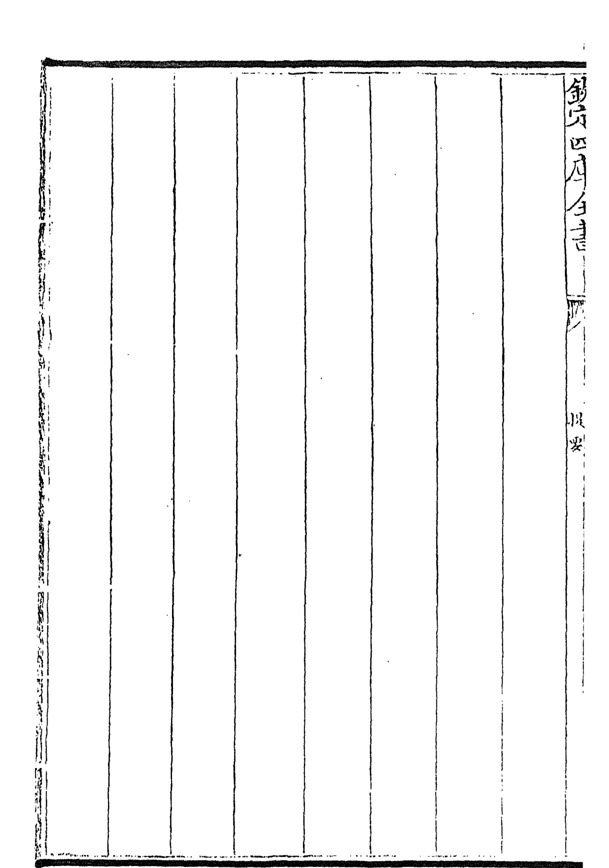
演朱子詩傳之義故以演義為名前有自序云此書為幼學而作博稽訓詁以啟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義隱也使之顯略也使之詳今考其書大抵淺顯易見切近不支元儒之學主于篤實猶勝虛談高論橫生臆解者也朱彝尊經義考載此書作八卷注曰未見此本至小雅苕之華篇止以下皆闕而已僅有一十五卷則八卷之說殊為未確蓋彝尊未覩

此本但據傳聞録之卷數訛舛其亦有由矣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詩演義原序

詩以溫柔敦厚而埀教者也其爲言也既平易而易知及諷詠之也又足以感人心而易入然初學誦之亦有難者焉其所以難者訓詁則必欲其明也義理則必欲其正也詩之所由作者所當究而其不可知者爲多也吾夫子刪詩之時未有注釋也至漢儒以經相傳授注釋益衆矣而無所前聞多爲臆度故謬誤相襲朱子詩傳獨覺夫千載之失而有以正之至於字義尤必有據

凡其穿鑿附會者悉棄而不取故曰訓詁之必明也漢儒之釋經於正理或昧迨程朱之言既行駁雜之論乃黜今之讀經者宜壹遵程朱難復互異故曰義理之必正也古人之歌詩如今之歌曲或頌或規唯取大意詩之事實多所未究以今觀之其作者為何人所指為何事勿問之可也故曰其不可知者為多也傳之或簡畧者蓋章解句釋非君子之所尚也然幼學之士讀經而憯於傳讀傳而違於經非加之意何以究通故余之所

論者為幼學慮也故博稽訓詁以啓其塞根之義理以達其意於其隱也闡而使之顯於其略也推而使之詳其間與傳牴牾蓋或時有焉而以求其是也君子觀之恕其僭踰正其疵謬則耄言之或傳也非至幸者乎

洪武十六年歲在癸亥孟夏之月臨江後學梁寅序

凡例

詩演義之作本以申朱子集傳之義非敢違異間有他
說可取必先用傳義而他說附之其後

詩傳於每篇之後各揭篇名云篇凡幾章章凡幾句蓋
因其舊今於各篇之首先揭篇名舊序是者用之其
非者皆以詩傳大意爲篇之小序

詩中鳥獸草木之名吾夫子以爲可資多識今以韻會
徧攷而詳注之其中雖未必一一可信姑並存之以

廣異聞

凡詩經之正音叶音一依詩傳今不重出間有難字直音其下以便初學

傳中或引先儒格言或朱子自立論精粹者於演義中仍全段引之庶讀者可入心熟記

傳以一章之訓詁聚為一處凡者也等字多省之初學者或難於成誦今於一章之後引經一句或二句先釋字義後明一句之旨凡者也等字不厭其多庶成

章而便於誦

凡詩之語句有重出者傳既釋之於前則後之重出者但云義見某篇初學者或檢尋費力今於重出之句皆仍注釋之但詳略或異

明道先生言詩未嘗章解句釋其談詩不下一字訓詁只轉却一兩字點平綴念過便教人省悟傳中有略處蓋程子之意然經有語句難解處亦須詳解雖非善言詩亦初學之便

凡詩精微處言及性命之旨德行之要必詳說之一依程朱之言或有師其意不師其辭下語恐差卓識之士必有以正其失者

詩演義卷一

明　梁寅　撰

國風周南

國風者何也曰以其為侯國民間之歌謡誦之者足以使人感動如風之能動於物也始於周南名南何也曰周南名南風之正者也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教化遠及風俗丕變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

漸平此風之所以為正也其以周名言之何也曰文王分命周公召公為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故其詩得之東南者屬之周公得之西南者屬之召公也召南有召公之詩而周南之詩不及於周公何也曰周公者文王之子佐治於内者也故以其功為文王之功統於尊也召公者同姓之臣佐治於外者也故功在於民民稱而美之此甘棠之詩所以作也其皆以南言之何也曰文王都豐天

下歸之者荆揚雍豫徐梁凡六州地皆在國都之南

故王化自北而南也詩美文王之化而關雎言后妃

鵲巢言夫人何也曰古者天子治外王后治內天下

之治正家爲先故美文王而以后妃言之所以明齊

家之效也

關雎

舊序曰美后妃之德也傳曰乃深以見文王之德也

蓋文王之興雖由內助大姒者固聖女然妻道無成

豈得專美故此篇者乃宫中之人於大姒始至美其賢德以見相成之道而亦以見王化之基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之六義風雅頌曰三經賦比興曰三緯凡興者先託於物而後言所詠之事也雎鳩者水鳥如鳧鷖之狀謂之王雎有定偶而常並遊毛傳以爲摯而有别摯者情之深至故不見其四處别者能有分别故不見其乘居水之大者北方曰河南方曰江洲則江河

皆有之蓋水中可居之地也雎鳩之鳴在於河洲雌雄相應關關其和故宫人因大姒之至以之起興言淑善之女得配君子其德性之美亦若雎鳩也窈窕者德之深密異於輕薄一云窈窕者幽閒也好逑謂夫婦相稱為匹偶之善者也常人之夫婦恩勝則虧義義勝則少恩以窈窕之淑女為君子之善匹則同德相好恩義兼存其為生民之父母如天地為萬物之父母此肅雍之化所以為不可及者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荇菜一名接余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色紫赤圓徑寸餘浮於水面其莖細而亂生故以參差言之也左右流之言或左或右流轉而求之也寤寐求之言或寤或寐無時而忘也思服常在懷抱也悠哉悠哉思之長也輾轉反側卧不安席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

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采者擇而取之也芼者熟而薦之也内則注云芼謂菜釀䟽云用菜雜肉為羮也琴瑟友之小者友之言相親愛也鐘鼓樂之大者樂之言歡愛之至也
葛覃
后妃既成絺綌而自賦其事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三章皆賦也賦者分布之義詩之為賦謂敷布其事而直言之也初夏之時葛蔓覃延徧于谷中萋萋然茂盛而黄鳥飛翔集叢木之上喈喈其和聲采葛斯時亦云樂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無斁

刈之乃煑之煑之乃理之精者謂之絺粗者謂之綌服之無斁斁者厭也傳曰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所以誠心愛之雖極垢敝而不忍厭棄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女師也古者貴家之女必以婦之賢淑者為之師稱之曰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女既嫁則姆隨之為姆者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者也此章言絺綌成矣后妃乃告師氏使之告于君子將歸問父母之安寧也私者褻服也則將煩撋之以去其舊

染之汙焉衣者禮服也禮服無垢汙則濯瀚之焉問于師何者所當瀚何者不必瀚見其敬也傳曰已貴而能勤已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皆德之厚而人所難也

卷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因采卷耳而思念之故自賦其事以見其志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四章皆賦也卷耳一謂之枲耳即今之蒼耳草葉似鼠耳叢生如盤今人麴蘗中多用之卷耳之采必有所用乃婦人之職也采之未盈頃欿之筐而思念君子寘之大道之傍乃情思之發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崔嵬者山高不可越也虺隤者馬病不能進也於此則且酌金罍之酒以消其憂庶不至永念蓋欲往從之而知其不可是其發乎情者竟能止於禮義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我馬玄黄玄馬而黄也馬病極故色變兕觥以野牛

角為酒杯也永傷者懐之深則悲矣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馬瘏僕痡馬與人俱病也義不可往

從君子故託言僕馬之病既不能往從將如之何哉

惟嗟嘆以紓其憤懣而已

樛木

后妃能逮下無嫉妬之心故衆妾作是詩以稱願之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三章皆興也葛藟二物本草云藟一名千秋虆一名

虆無蔓延木上葉似葡萄而小託興於木之下曲而

葛藟上縈以美后妃有逮下之德宜享福祿而安其

身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葛藟縈繫於木而曰荒之者蓋芘覆之意將者扶助

也以貴而居賤之上安榮長久是福祿扶助之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成就也

螽斯

后妃不妬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是為比焉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三章皆比也凡比者以彼之物而比此之人也螽斯

蝗屬長而青且小以其至冬而終故曰螽斯者語辭

如云螽斯彪斯也螽能以股相切作聲一生九十九子或云生八十一子言螽斯之羽詵詵和集宜其子孫振振然盛多爾者指螽斯而言非謂后妃也后妃不妬忌德之厚也其子孫衆多福之盛也有是德則有是福矣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絶之意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揖揖言其多而若會聚也蟄蟄言其聚而若蟄藏也

桃夭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昏姻以時故詩人美之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三章皆興也周禮仲春令會男女桃之有華正昏姻時也故以之起興言是子之嫁必宜其室家矣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實則蕡然而多也桃葉則蓁蓁而盛也於是之時亦可昏姻又不獨有華之時為宜也貴及時而已家人者一家之人言無不和順也

兎罝

文王之世賢才衆多雖罝兎之野人亦皆可用是詩所以美之也

肅肅兎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兎罝乃實事因之以起興也罝者兎網也椓椓通擊也擊小木釘地以設罝也兎之罝則肅肅然其整木之擊則丁丁然其聲故因曰此赳赳然武勇之夫豈非公侯之干城乎盾謂之干壘謂之城皆捍外而衛內者夫五兵之用雖盛時有所不免而武勇之士唯明君能以義而用之是則赳赳之武夫宜不棄於文王之世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逵者路也施者設置也好逑善匹也謂之公侯善匹則能為之任事凡國之庶務皆可付託又優於武勇者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腹心者同心同德之臣凡大謀大議皆可諮訪又優於徒能任事者矣

芣苢

婦人無事相與采芣苢而賦之也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芣苢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旁服之令人有子或

曰其子治難産薄者語辭猶聊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掇者拾也捋者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袺者執其衽也襭者扱其衽於帶間

漢廣

文王之化行於江漢之間有以變其淫俗其出遊之女容貌端莊人望而敬故美之以是詩也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三章皆興而比也江漢之俗甚好遊如樂府大堤曲可見四思字皆語辭也言木之高也不可休其下女之遊也不可干近之此則興也泳者潛行水中也方

者桴也連木為牌而乘之渡水也言漢水之廣不可潛行以過之江水之長不可乘桴以渡之此則比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高起也錯者雜也楚即荆也小木叢生刈之以為薪也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所謂發乎情也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不可求則敬之深所謂止乎禮義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蒿生水澤中莖葉似艾其始生數寸可為菜高而乾枯可刈以為薪駒謂馬之一二歲者

汝墳

汝旁之國先被文王之化其民猶以文王之命供紂役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賦以見志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

前二章賦也大防曰墳條枝也枚幹也惄者飢意調重也言君子未歸之時循汝水之墳伐其樹枝及幹以為薪其思望之切惄然如重飢有所不能堪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木斬而復生曰肄既見君子而曰不我遐棄知其前時之未歸非夫婦之恩薄也迫於王事有所不得已焉爾

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魴魚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者赤也魚勞則尾赤魴魚白赬尾比其夫之勞於役也王室如燬言紂之酷暴也父母邇言文王如父母望之甚近故雖勞不怨也或謂父母在家甚近不可懈於王事而貽親之憂亦通

麟之趾

文王后妃德脩於身子孫宗族無不仁厚故詩人托興於麟以美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三章皆興也麟者毛蟲之長麕身牛尾蹄圓如馬蹄一角在鼻上角端有肉其色黄王者至仁則出趾者足也振振仁厚貌麟之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蓋物中之秀異者也人之與物其形之成皆天地之氣也然為人者氣正而通為物者氣偏而塞故人則有知覺有德性物則知覺雖有德性乃昧為麟者德性獨能與人同其為王者之瑞宜也詩人以麟之趾興公

之子言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亦仁厚于嗟者嘆美之辭嘆息之深也贊美之至言公子之仁厚是即麟矣何必麟之出于郊然後為王者之瑞哉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者額也有額而不以抵觸則額亦仁厚也公姓者公之孫也孫者子之所生故禮稱子孫曰子姓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角端有肉正義曰有角示威有肉示不用角之不用亦不以牴觸則角亦仁厚也公族者有服之親也五服之親謂同高祖以下按麟趾之詩乃家齊之效子至親也孫疏於子矣族又疏於孫矣而皆化於善焉推之以治國而國治又推之以平天下而天下平所謂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惟文王乎

名南

名公奭初封于名在雍州之境其封于燕者又滅殷

之後所封也周公治陜以東其南爲江漢之地漢廣之詩可見也召公治陜以西其南爲岷沱之地江有沱之詩可見也

鵲巢

諸侯承文王之化能修身齊家夫人亦承后妃之化能率其妾媵是詩美之猶周南之關雎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三章皆興也鵲爲巢知太歲所在故背太歲向太乙

巢取木杪之枝不取其墮地者故謂之乾鵲鳩性拙不能為巢有居鵲巢中者如鶻鳩是也之子者此女也指諸侯之夫人方來嫁者也御者迎也諸侯之女嫁諸侯於其送其迎車皆百兩既出尊貴妾媵衆多故以鵲巢鳩居起興而美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之言並也故並兩舟為方舟此言鳩與鵲並居巢中也將送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謂妾媵之多也成者成其禮也

采蘩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故

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三章皆賦也蘩白蒿言于沼沚采之蓋采之於其傍

地非水菜也夫人親采蘩以見其敬公侯之事謂祭

祀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

澗中亦謂水旁宫者宗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旋歸

被與髲同又謂之髲髢今之假髻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祭儀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一曰蘩者白蒿可以生蠶曰宫曰在公乃公桑蠶室亦或然爾

草蟲

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婦人感物思其君子故賦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

既覯止我心則降

三章皆賦也草蟲阜螽二物相似皆蝗屬喓喓聲也

趯趯躍之狀也蟲鳴於秋寒氣將至故因之傷感詩

蓋未見時作言思之而憂必待既見而後喜降者下

也喜而其心釋然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

蕨初生無葉可食又曰鼈者初生時似鼈脚故以名之也采蕨為疏又因以望君子之歸也惙惙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類於蕨者一云野菜類豌豆葉者亦謂之薇我心則夷言憂之消釋而心氣和平也

采蘋

大夫妻能奉祭祀故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三章皆賦也蘋者水上浮萍又謂之藻至秋而葉紫色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藻者聚藻莖如釵股葉如蓬蒿生不出水蘋藻皆非美菜而采以供祭者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交神明之義也蘋生水上而取之澗濵藻生清水而取之行潦叶韻爾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盛貯也以竹織器方者曰筐圓者曰筥湘烹也以鐵鑄器無足曰釜有足曰錡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之以蘋藻薦之也宗室大宗廟中之室也禮有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凡小宗之祭必於大宗家廟也牖下者室西南隅所謂奥也凡廟制門堂皆南向而室中設祭則太祖東向故西南隅

曰輿爲最尊之所神位在北牖下而南向者謂之昭在南牖下而北向者謂之穆齊者敬也禮主婦主薦豆少而能敬見其質美而亦化之然與

甘棠

名伯循行南國以布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三章皆賦也蔽芾茂盛也甘棠杜棃也白者爲棠赤

者爲杜草木疏云棠今棠棃也棃可食故名甘棠翦者翦其枝葉伐者伐其條幹茇舍止也大臣宣君上之德布豈弟之政因樹木之存有無窮之思非文王之臣孰能至於此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勿敗折之則非特勿伐勿拜屈之則非特勿敗愛惜之愈久而愈至也茇之爲止憩之爲息說之爲舍其

義皆同言暫止於此猶愛其樹而不能忘則其德澤之在人心豈不與樹俱存而俱久乎覩其樹思其人懷其惠其愛慕之至乃斯民良心之自然有不容於已者也

行露

南國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淫俗既革貞女賦詩以見志焉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女子而早夜獨行或爲强暴所侵陵故曰露之厭浥也豈不欲早夜而行乎但恐多露之沾濡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雀鼠皆害人之物故以爲强暴之喻若曰雀本無角也而乃穿我屋乎爾求爲室家之禮無有也而何爲召致我於獄乎爾致我於獄而禮未嘗有安能從女乎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名致於訟亦不從之志操之堅也

羔羊

南國之人美其大夫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三章皆賦也羔羊小羊也以羊皮為裘大夫燕居之服也五紽者裘五處之縫也嚴氏曰以絲素為組紃

於五處紽縫而飾之組者以五絲絲為之薄濶為組似繩為紃退食自公退朝而食於家自公門出也委蛇委蛇言其從容順禮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緎者縫之界域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緫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五緫義與五紽五緎同

殷其靁

婦人以夫從役而思念之且美其德而兾其必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三章皆興也殷者靁聲初動殷殷然也雷冬而聲收春而聲發故感氣候之變而念其君子言雷之休息動作各以時矣何此行役之人久去于此而不敢少暇乎振振信厚也言其信厚則不失期也歸哉歸哉必歸之辭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莫敢遑息不得暇而休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莫或遑處不得暇而歸處也

摽有梅

賢女以貞信自守欲及時而嫁故作是詩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三章皆賦也摽有梅言梅實之落也其實七言在樹者止存其七見時之過也求我求者男之求我者女自言也陽先乎隂男先乎女故女欲嫁及時而必待男之求庶士謂庶人之爲士者迨吉及吉日成昏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止於三時又過矣迨今不待吉而成婚也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壓者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時又愈過矣迨其謂之但相告謂而約可定也或曰女欲婚之亟果可以為美俗乎曰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其過時也則奔者不禁今賢女惟恐過時故其言如此然猶必待男求必待媒妁視彼奔者豈不謂賢乎

小星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是詩乃妾媵所作也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小星因所見以起興也嘒本作暳星之微光也三五言其稀葢初昏與將旦時也肅肅齊遬也衆妾進御於君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其夜行而在於公所寔以命之賤而不同於貴者故以進御爲夫人之惠而不敢以爲怨也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參昴西方白虎宿參三星謂之參者以三相參也昴

六星昴之言留也言陽氣之稽留也襌被曰裯

江有汜

是時貴女之嫁有不與媵妾偕行者既而自悔乃迎媵以歸故媵作是詩而后妃夫人能不妒忌固有以化其下者矣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三章皆興也汜者江水分流而復入于江江大而汜小也之子謂正嫡我者媵妾自謂也能左右之曰以

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正嫡一人餘皆媵妾嫡妾同時而行者禮也不與妾行非禮也復悔而迎之則嫡亦可謂賢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者小洲水分流而成也不我與亦謂不與皆行也其後也處悔而迎之乃與同處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亦江之別流禹貢言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是也不

我過謂不過我之居而挾與俱行也嘯者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也歌者既偕行則歡樂而歌也

野有死麕

貞女不爲强暴所汙故詩美之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或曰賦也麕獐也似鹿而小無角而有牙古今注獐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女子當春而有所懷思爲美士所誘固其常也而賢女獨有以自守故詩人

將稱其賢而先以常情言之其曰興則因所見以起興曰賦則實以白茅包死麕而遺此女也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樸樕木之小者純束謂以茅展開而約束之也史云錦繡千純凡錦與帛一段爲一純也有女如玉言此女美如玉也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此章述女子拒其人之辭乃賦也舒而脫脫言姑徐

徐而來也無感我帨言勿動其拭手之巾也無使尨也吠言勿令犬之驚吠也傳曰甚言其不相及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由是論之拒絶其人而爲和婉之辭幾所謂怨而不怒者方之激烈之人尤爲難也

何彼穠矣

王姬下嫁於諸侯有肅雍之德此詩所以美之也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三章皆興也穠者華多之貌唐棣謂之栘似白楊凡草木之華先合後開此華獨先開後合王姬有肅雝之德則不挾貴以驕其夫家故望其車而知其德也傳曰此乃東遷以後之詩而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平王即平王宜臼齊侯即襄公諸兒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絲之合而為綸猶男女之合而為昏故以釣之緡起興也此詩屬之召南疑不可知

騶虞

諸侯春田詩人美其仁心也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二章皆賦也葭蘆葦也豝牡豕也騶虞者仁獸白質黑文尾長於身不食生物惟食自死之肉言彼生而蕃盛者葭也發矢而中五者豝也然射止五豝而已

不欲暴殄而多殺故嗟嘆言之曰其仁心自然是即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蓬者蒿也豵者一歲小豕也序以麟趾為關雎之應騶虞為鵲巢之應是王道之成也

詩演義卷一

詩演義卷二

明 梁寅 撰

邶國風

武王克商分紂城為三自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邶鄘不詳其始封意皆小國為衛之附庸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其後邶鄘皆入衛而其詩皆為衛事而冠以舊國之名豈以衛地之廣其詩

之多而分屬二國鄁鄘以下凡十三國其詩善惡雜見葢皆衰世之作故謂之變風云

柏舟

婦人不得於其夫而自作是詩或曰莊姜作之也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比也婦人見河中之舟汎汎無定故以自比言我之心耿耿其明夜不能寐遂成隱憂人飲酒則忘憂矣

我非無酒可以敖遊宴樂但以幽憂之深雖飲酒而憂不能忘爾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賦也茹度也我心非鏡何能茹度人之妍媸言不知何以見怒也豈無兄弟而不可依據言雖同氣之親亦不我知也故以中心之事往告愬之反遭其怒矣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

可選也

賦也石可轉而心不可轉席可卷而心不可卷言所守之定也威儀棣棣然閑習不可選擇言無所差失也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賦也羣小謂衆妾覯閔見病也受侮見陵也辟擗同拊心也摽拊心貌其拊心者自傷悼也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

能奮飛

比也居諸語辭日當常明月則有虧猶正嫡當尊衆妾則卑今妾反勝嫡是日月更迭而虧矣我心憂傷如衣不澣之衣思之之深恨不能奮飛而去是亦無可奈何之辭也

綠衣

舊序云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自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黄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四章皆比也綠者蒼勝黄乃間色也間色賤而反以為衣則貴矣黄者中央土之色乃正色也正色貴而以為衣之裏則賤矣妾貴而嫡賤何異於此哉

綠兮衣兮綠衣黄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衣下裳衣貴裳賤綠賤而為衣黄貴而為裳茲失所矣曷維其忘言其憂何時而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

女指莊公也綠方為絲女又理而織之則成衣矣妾方處賤女乃嬖而進之則上僭矣其若之何哉亦思古人善處此者而以自勵使無過而已訧者過也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絺綌暑服寒則棄之譬已之過時而不見荅也思古人之先得我心亦安於所遇之辭也

燕燕

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媯之子完為已子莊公卒而完

立媵人之子州吁弑之戴嬀乃大歸于陳莊姜送之而作此詩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燕之類有三漢燕聲多而稍小越燕紫胸胡燕胸斑黑而聲大其來去有時喪偶則獨飛獨處故因以起興重言之者方言若是亦愛重之意也差池者羽之不齊也遠送至野望而涕泣同心同處不忍別也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禽經云燕相背而飛相向而宿故飛有上下之異佇立者望而立之久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者飛而上下故音亦上下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

勗寡人

戴嬀而曰仲氏稱其字重之也以恩相信曰任只者語巳之辭言戴嬀以恩相信其心則誠實而淵深其性則溫和而婉順其守身則又能善且謹焉而又勉我以思念先君勿至怨怒兩俱賢而交相愛者如此

日月

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呼日月以自訴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

賦也毛氏曰日居月諸猶言日乎月乎居諸皆語助也呼日月而言既無不照矣而我之抑鬱何獨不能照之耶之人者此人謂莊公也逝者發語辭不古處不以古道相處而夫婦之恩薄也胡能有定言其心何回惑而不定也寧不我顧不顧念於我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

寧不我報

冒包覆也日月無不照而獨不照我之情是人也何其不相好而心之無定乃不見答乎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每旦出東月至望出東皆有常也而君之於我何不常乎德音無良者由其德非善故發於音聞亦不善也俾也可忘言獨使我為可忘者耶不可忘而忘之此其所以無良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報我不述述循也其報答我者不循義理也

終風

莊公狂蕩暴疾故莊姜以終日暴風比之不忍斥言其惡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

四章皆比也風之終日所不堪也而又加暴愈不堪

也人之狂蕩所可惡也而又益甚愈可惡也顧我而笑非相好也慢侮而已矣故又曰謔浪笑傲如是者奈之何哉惟自傷悼爾傳曰莊公暴慢無常而莊姜正靜自守所以忤其意而不見答也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說文云風雨土也蓋風揚塵而晝冥晦也惠然肯來來來之速也莫往莫來有不來之時也然其思之非以其不來而思之也以其狂惑無常而憂思爾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終風且曀風而隂也不日有曀言既隂矣不旋日而又隂也人之狂惑不開悟者蓋如是寤言不寐者憂思之深故既寤而不復寐也願言則嚏徐氏曰嚏者腦鼻中氣壅塞遏噴嚏則氣乃舒

曀曀其隂虺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曀曀隂之貌虺虺雷初發之聲懷者思也

擊鼓

衛人從軍者自述之詩也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四章皆賦也兵以鼓進故聞鼓聲則莫不踴躍傳曰一鼓作氣又曰援桴鼓之則忘其身士之奮發而前鼓使之然也土國執土功於國中也城漕築城於漕邑也或役土功或築城或從軍三事並興而從軍尤難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孫子仲軍帥之姓字也將帥非人師久於外不與同

歸是以憂心忡忡然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於是而居處者師之次止有所畏也於是而喪失其

馬無以禦敵也喪馬而求之林下見其失伍離次也

士卒之失志如此將之罪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此思念其室家之辭也言在家之時與妻臨别相與

期約我之死生不可知也契闊而不得即歸也既與子有成言矣且當別之時執子之手而期以偕老夫婦之恩豈薄哉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于嗟歎辭洵者信也信者伸其志也夫既有偕老之約於是歎息而言今之竟爾契闊知我之不可以生矣在家而有信誓知我之志不得以伸矣王者之師用之以制故出必有功體之以情故勞而無怨今觀

此詩士失伍離次不以其制矣思室家而志不遂不
悉其情矣兹所以爲變風乎

凱風

衛有七子之母不能安其室其子作詩自責以感悟
之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比也凱愷同樂也風者天地之怒氣南風而謂之凱
風則和煦而不怒能長養萬物者也棘者多刺之小

木故子以自比而棘心又其稚弱未成者言子之幼

且非材也夭夭盛長貌劬勞言育子之難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可為薪比子之成人也稱母之聖善而自言子之

不善唯自責而已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寒泉在浚邑之下潔清而汎渟不濫流于外也

母有七子乃不能安處而反自勞苦乎母以淫風流

行不能慎守必託以何有何無而出入不常故子以

母之勞苦為辭而深責已之不能孝養也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言黃鸝之鳴能以好音悅人意為子者乃不能慰悅

其母心何哉七子者覰其自責之辭皆賢子也言母

之勞苦非不能供養言母之不悅非不能順親母也

知黌子之勤而不能以母道自重其子之賢乃能微

辭以諫不顯親之惡蓋將喻母於道斯可謂孝矣

雄雉

婦人以夫之從役于外而作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雉野雞也婦人見雄雉之飛其羽泄泄然舒緩自得因謂我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自遺阻隔夫之從役必不得已而行謂之自遺阻隔者言其得已而不已乃憂思之辭也亦以見衰世之使人不以其道也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雄雉或下其音或上其音與雌相隨飛鳴自得曰展曰實皆誠也誠矣君子敬之至也誠勞我心愛之深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逺曷云能來

賦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時之久也悠悠然思之不已思之長也思之長者發乎情也知其不即至止乎禮義也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百猶言凡百也凡百者總計也總計君子者皆當知德行不知德行言豈不知德行乎君子者茍能不忮害則與人無怨尤又能不貪求則不為欲所累將何為而不善乎此又見其夫之賢知其終不犯患也

匏有苦葉

刺淫亂之詩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陸佃云瓠長而瘦上匏短頸大腹瓠甘而匏苦

佩匏可以渡水但今有葉未可以佩渡處方深亦非佩匏之時也以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褰裳渡水由膝以下曰揭水深則厲不必褰水淺則揭不必厲言渡水者當量深淺之宜也淫亂之人唯知縱欲不知循理譬之水不可渡而必欲渡衣不必厲而厲裳不必褰而褰也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瀰者水之盛滿也鷕者雌雉之聲也水盈而不可渡

則不渡可也雌鳴而無其雄則獨處可也今不可渡而渡乃曰水不濡車軌非所求而求乃曰雉可與獸合人之非匹偶而妄求亦若是乎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昏禮納采用鴈而親迎以昏歸妻以冰泮今言鴈鳴於野而雝雝然則納采之禮未行也日初出于旦則非親迎之時也冰之未泮妻亦未可以歸也彼淫亂者豈能顧禮哉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招招者招呼之非一人卬者我也言我而訛轉爲卬也舟子招人以渡而我獨不從者我必待我之友而同濟也男女非配偶而妄求者何不若是哉

谷風

婦人爲夫所棄而作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習習谷風言東風之和煦也葑菲嚴氏曰葑蘿蔔也菲土瓜也爾雅注以葑爲蕪菁亦蘿蔔下體根也首以谷風陰雨爲比言陰陽和而雨澤降猶夫婦和而家道成我之黽勉勤力與爾同心不宜怒我而見棄又以葑菲下體爲比言采葑菲者不可以根之㬪遂見棄捐但我之德音能蒙憐恤不相背負則可偕老而同死也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

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婦既見棄矣其行遲遲若有違背不忍遽去而夫之送我不過門限故又以茶為比茶苦菜薺甘菜茶雖苦而甘如薺喻棄婦之苦有甚於茶也夫之宴樂新昏情如兄弟厚於新而薄於舊何其甚乎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涇水濁而渭水清二水既合流因渭之清見涇

之益濁以新人之美而見故婦之益醜亦猶是也然又曰湜湜其沚者沚水中之洲也涇水雖濁而近於洲渚者尚湜湜然而清猶故婦雖見棄尚有可取但以夫方樂新昏不以我為潔爾毋逝我梁言毋往我之魚梁毋發我笱言毋發我之笱而取其魚以喻毋居我之處毋行我之事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又言我身且無人閱視又何暇恤我去後哉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賦也此述其平日之勤苦水之深者或桴或舟以渡之水之淺者或泳或游以渉之泳者潛行水中游者浮水而渡也又言何者家之所有何者家之所無其無者强勉以求之至於隣里族姻或有死亡又往弔恤匍匐者手足並行言救之急也

不我能慉反以我為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不我能慉不能養我也反以我為讎視我如仇讎此
既阻我德我雖有善不見取也賈用不售如賈人有
貨無處鬻之也昔育恐育鞫昔為生理惟恐其窮盡
也及爾顛覆顛仆傾覆也既生既育比予于毒生理
既遂比我於毒物而棄之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既
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旨蓄者蓄聚美菜也北方地寒秋蓄乾菜冬無菜時

食之今樂新昏是親我於窮困之時棄我於安樂之日如冬食乾菜至春夏則不食之矣有洸有潰肆其武怒也既詒我肄遺我以勞事也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言不念昔之來時但令安息不令勞苦士之好惡不常而恩義衰薄有如是哉

式微

舊序以爲黎侯失國寓于衛其臣勸之歸也傳曰此無所考姑從序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二章皆賦也式者發語辭微者衰也重言式微見衰之甚也既衰之甚何不歸乎非為君之故何為而露處於此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下二句蓋曰非為君之一身何為而在泥塗之中然非真在泥中也亦見其汙辱之甚耳

旄丘

黎之臣子久寓于衛而作也傳意同上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丘之前高後下曰旄丘如旄頭之形也葛蔓長而節疎濶時既久矣衛之諸臣何多日而不見救乎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必有與必候其所與者偕來也必有以必有他故而不得即來也

狐裘蒙茸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狐裘蒙茸客久而裘敝也匪車不東非我之車不東來告之也靡所與同先則疑其必有與至此則知其竟無與同至者矣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瑣者細碎尾者微末瑣兮尾兮言久客而爲人所輕賤也流離之子言其爲漂蕩之人也褎如充耳傳曰褎多笑貌充耳塞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以急難告衛人而若不聞唯笑而已矣夫救灾恤患者義也衛

衛在西周世為方伯以大恤小尤所當急黎侯失國久寓於衛其以叔伯稱之親之至也望之切也而衛人邈然無意尚為有人心乎衛之中滅而其詩居變風之首良有以夫

簡兮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是詩其自嘲之辭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簡兮簡慢不恭之意或曰簡者簡擇用之也萬

舞者文武二舞之總名大戴禮曰湯武以萬人得天下故干舞稱萬舞亦是舞人咸多之稱也言方將又言日方中蓋舞人來集之時在前上處言在君之前而處於上自誇之意也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以碩人之俁俁為公庭之舞人不以為辱又自言其如虎之强勇其執馬韁能如組之柔蓋不唯可充舞人亦且可為僕御也言執轡者舞與御皆賤役也前

曰在前上處此曰碩人又曰力如虎皆自譽而實自嘲也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籥如笛而六孔或三孔翟者雉羽皆文舞所執也赫如渥赭其貌赫然而感既厚漬而又紅潤也公言錫爵乃獻工之禮也錫爵予之以酒也傳曰以碩人而得此則亦辱矣乃反以其賚予為榮亦玩世不恭之意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

人兮

興也榛栗之小者苓甘草也山則有榛隰則有苓物之生也各得其所故起興曰將誰之思乎思西方之美人也再言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深以見盛王之賢而東周以來不復有矣若人者使遇明君而用之豈無以自著也哉而乃當衰世事庸主而竟止於是惜也

泉水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既終欲歸不得作詩以述其意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泉水者水名也毖然而出之泉水流而合于淇因起興曰我思衛之勤而不得歸於是與孌美之諸姬謀其可歸與否也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此下賦也泲禰皆嫁時所歷之地名也言其初嫁也於泲而宿止於禰而飲餞是時有行已遠父母兄弟禮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是則父母既歿義不可歸也姑姊即諸姬也先問諸姑次及長姊以其處尊能守禮法故就之決行止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旋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干言今歸時所歷之地名也於干而宿止於言而飲

餞載脂者以脂潤其車軸載舝者理其車軸令可行也是則可即至于衛矣而又曰不瑕有害則又恐有害於義焉瑕何通不何有害猶云不無害也斯則止乎禮義者也

我思肥泉玆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肥泉衛之水名須與漕衛之二邑也駕言出遊謂駕車而行也既知害義不敢歸矣然其思衛之心無時

而已安得駕車而行往遊於彼以舒寫我心之憂乎

北門

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志而賦此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比也自北門而出將歸其家也心殷殷然而憂之甚既憂其公又憂其私也貧而無以為禮曰窶窶而且貧祿之薄也莫知其艱難無所控訴也終之曰已焉

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無可奈何而歸之天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賦也王事適我言王命所為之事以付之我也政事一埤益我言其侯國之事又一切以加之我也事煩如此所以憂之自外入其室室中之人又交徧讁我蓋日用窘乏故怨而責之也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

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廣韻曰迫也蓋促迫之意摧沮抑之也王事促迫之則甚於適矣室人摧抑之蓋使之親勞苦之事則甚於謫之矣

北風

賢者居下位而遭危亂相與去之也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旣亟只且

賦也北風其涼風之寒也雨雪其雱雪之盛也風雪交作氣象愁慘以比國家危亂而禍難將至也惠而好我攜手同行邀其同心之友與之俱去以避難也邪與徐同虛徐者寛緩之意只且語辭言豈可以虛徐寛緩而行乎當亟去可也或曰賢者食君之祿見危亂而去可乎曰致亂者君之親昵也親昵而與君同生死者宜也若疎賤之小臣則有可去之義矣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

亟只且

嗜者疾風之聲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所見者無非赤色之狐無非黑色之烏二者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也同行也同歸也同車也皆疎賤之臣猶後人之詩曰須行即騎或徒步或乘車當急去之時無不可也

靜女

淫奔期會之詩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三章皆賦也靜女其姝言女子閒靜而色美也俟我於城隅期會於城外也愛而不見失期未至也搔首以手爬其頭也踟躕行不進也蓋不見而盤桓以俟其至爾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傳曰彤管未詳何物蓋相贈以結殷勤之意爾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美人所贈人既美則物亦美也彤管有煒則猶可美之物荑非可美乃因人而美又以見愛之愈深也

新臺

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聞其美而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於是作詩刺之也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新臺在於河上則泚然而清鮮河水之近臺則瀰瀰然而盛齊女之嫁本求燕安婉順而乃得此籧篨醜疾之人乎籧篨本竹席捲以為囷人之擁腫不能俯者其狀如之故因以目醜疾之人也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臺洒然而高峻水浼浼然而平不殄不能拒絶之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比也設網本以求魚而鴻反墮其中所得非所求也

女本求燕婉之好而又得此戚施之人何哉戚施不能仰亦醜疾者疏云戚施面柔下人以色故不能仰

二子乘舟

舊說宣公納伋之妻是為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而賦之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二子謂伋壽乘舟者將往齊也景當與影同國人望二子之舟其帆影汎汎然知其往而不返故思之不已而中心養養然養養猶漾漾言其心之靡定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瑕何遁不何有害疑其有害之者泉水言有害害於義也此言有害遭殺害也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

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愳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戮亦獨何哉或曰舜之見惡於瞽叟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公子伋知父之將殺已逃之其可也曰仁人之為心蹈惡之所固其所懼被惡之名亦其所惡朔與宣姜愬伋於宣公必誣之以不孝之名矣被不孝之名雖逃而偷生何面目以立於世哉夫達節者聖也守節者賢也失節者庸人也伋未至於聖守節斯可也故伋之死於孝

壽之死於共乃義之盡而仁之至也申生之無所逃也亦然

詩演義卷二